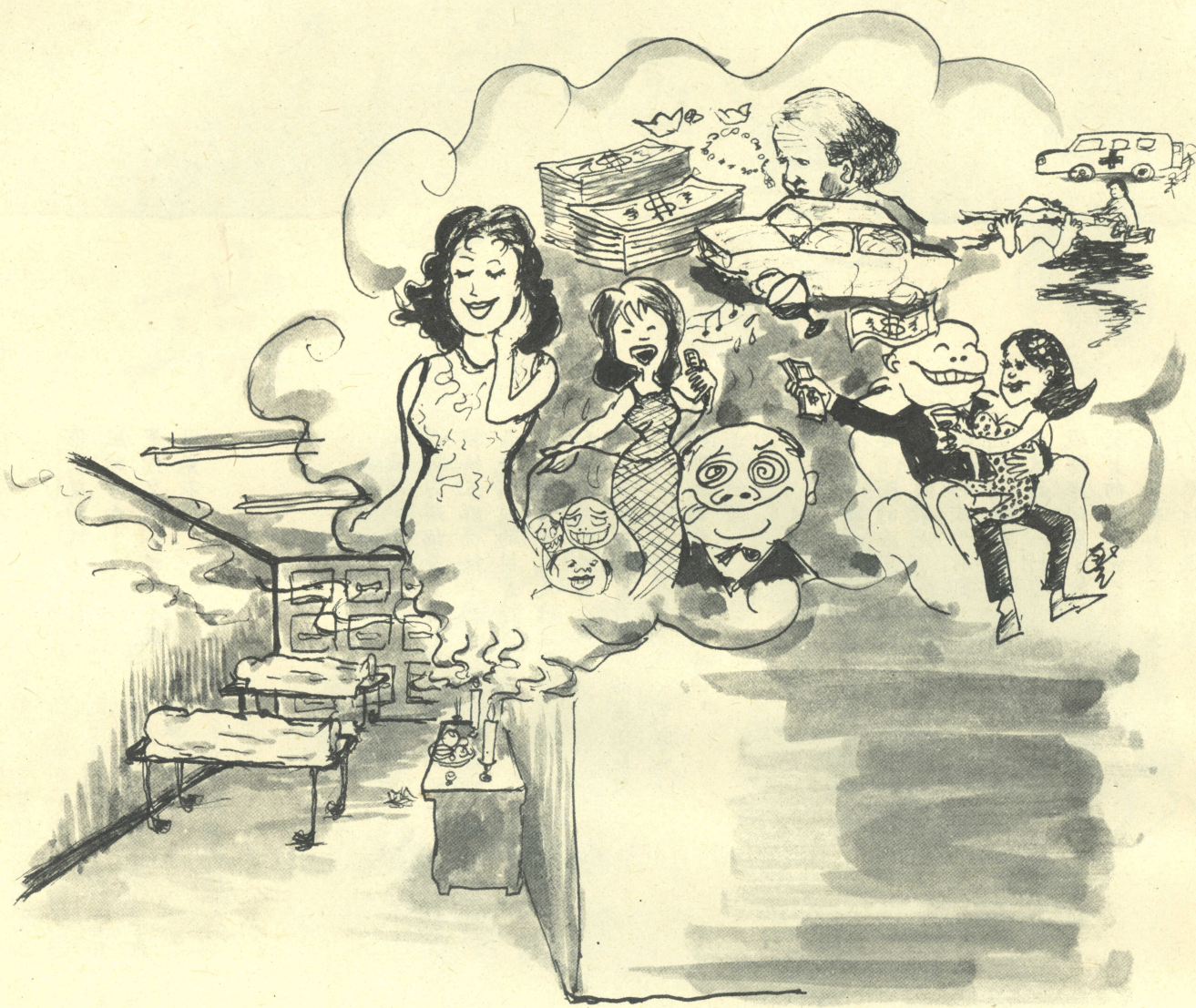




知：哇：媽媽噢！」

急診室的一些人都抬頭看向她。

秀梅拍拍劉小姐的肩膀：「不要傷心了，來，先把這些填一填，料理你母親的後事要緊！」

劉小姐辦完了手續，茫茫地走了出去。

秀梅嘆了一口氣，腦際中忽然浮起一個影像。昨天晚上回家時，在地下室碰到的那一對男女，不就是劉小姐和趙式海？對啊！難怪自己剛剛見到劉小姐時覺得很面熟！可憐，那時刻，劉何素娥那患者已經死去，他們居然還在玩樂！上天也未免太冷酷了！這世界，名利居然那麼誘人！再怎麼說，人總不免生老病死，爲了名利不惜性命，不是太不值得了嗎？許是自己在醫院看得較多，觀念較淡薄了些，總不能勉強大家也都跟她同一個看法吧！

「蔡小姐，幫這位病人量一下BP！」李醫師打斷了她的思緒。

一直到隔天中午，秀梅都沒有再看到劉小姐。吃完午餐後，恰巧碰到黃玲，便拉着黃玲陪她去太平間。心想，也許劉小姐早托人把她母親運到殯儀館了也說不定。不過，基於一種莫名的心理，秀梅拉着黃玲的手一逕來到太平間。

太平間外有一堆剛燒過的冥紙灰。兩人一踏入太平間，猛地一驚！

在劉何素娥屍體的旁邊，躺着一位口吐泡沫，身着白衣的女子。

「劉小姐！」秀梅忙過去摸她的脈博及呼吸：停了！冷冰冰的身子！「劉小姐……」

「唉！又是一個 suicide！」黃玲悠悠地